

第一章 人与神

一、神

上溯远古的殷商时代 人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“神”。既有众多的自然神祇，又有死去了肉身的祖先神灵，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就是帝（又称上帝）。然而，在殷代卜辞里有大量关于帝、自然、神祇、祖先神灵的纪录，其中却没有一处出现“神”这个专用的文字符号。用以表达人们意识里的神观念的专门符号“神”字，迟至西周时期始出现。迄今所见西周金文里有关“神”字的最早记录，是周穆王时代的《伯簋》文说：

惟用绥神怀嘒前文人。^①

铭辞大意说：这件祭祀用簋以祈求于神的福祐，效法前代有文德的祖先。这里所说的“神”是与“前文人”（即祖先）并举的。这个“神”的字的构形如图一所示，从示从申，已经是一个会意兼形声的字了。

根据传统文字学（一种历史上专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学问）的“六书”^②分类法，通常把兼有形符（或称义符）和声符（或称音

符的汉字归入“形声”一类。汉字里的形声字产生的途径各不相同，其中之一是在原有的记音字，可以是“象形”、“指事”或“会意”任何一类字上，加注增加或区别词义的义符而成。神字的产生即属于此种情况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卷十四说：

申 神也。七月阴气成，体自白束，从白，自持也。

又同书卷一说：

神 天神，引出万物者也。从示，申声。

他训“神”为“天神”，采自秦汉时期的通说，与古义不符。其分析“申”之形体谓“从白自持”，乃属臆测，也不足据。但他说“申”为“神也”，则为探究“申”以及“神”的最初语义提供了线索。“神”为“申”的孳乳字，也由此可以确定下来。



图一



图二

许慎训“申”为“神”，这个“申”所表述的神之观念，当指人对自然神祇的崇拜。考诸殷代卜辞及周代金文。申字写法宛如自然天象的电光闪烁之形，如图二所示。图二例（1）（2）皆为卜辞，例（3）为金文。于省吾解释说：“本象电光回曲闪烁之形，即‘电’”

之初文。‘申’字加‘雨’为形符 则变为形声字。古人见电光闪烁于天 认为神所显示 故金文又以‘申’为‘神’ 神为申的孳乳字，《说文》训‘申’为‘神’是对的 但以为‘从臼自持’则完全出诸臆测。金文‘电’字只见于《番生簋》。《说文系传》：‘电 阳阴激耀也，从雨申声。’按古音读舌上为舌头 故读‘申’为‘电’。近年来临沂出土的竹简 其中唐勒残赋的‘神贲’，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做‘电奔’。”^③于氏从形、音、义诸方面考证“申”是“电”的初文 剖析精当 可从。不过 他所说 金文又以‘申’为‘神’ 那已属西周晚期的情形。如《克鼎》铭文说：

显孝于申_申 ^④（大意说：对祖先神灵显明孝道。）

《杜伯卣》铭文说：

其用享孝于皇申祖考。 ^⑤（大意说：用来对伟大的祖考的神灵祭享追孝。）

此两篇铭文之“申”均为神字的假借。两篇铭文皆为西周晚期作品 此时期从示从申的神字已经广泛使用 而“申”在当时更多的场合是用做表示天干之字。神、申已各有其表述的语义，不能因为代表天干的申字偶尔假借为神字，就说申、神同字同义。从字形发展看，“申”本为象形字 象电光回曲之状 其语义隐含有对自然神祇崇拜的意念。后来由于汉字形声化的缘故，申字增加了一个与神祇崇拜相关的符号“示” 构成从示从申 申亦声的会意兼形声之“神”字。准确的说“神”是“电”之初文“申”的孳乳字。如果仅仅根据西周金文里有“申”“神”通假之列 就推论殷商时代的“申”已具有后起“神”的表述的语义，显然是欠妥的。

“申”为“电”之初文。申字由电光回曲的自然天象而形成，表述人们对自然神祇的崇拜观念，在殷代卜辞及周代金文里并无明确纪录，而是深深藏匿在与之紧密相关的“雷”字的造文及表述的语义里。

殷代卜辞雷字的构形如图三所示，是在申字的表象的电光回曲之间加缀形或点状物，表示电形闪烁之中夹杂有震耳的雷声。雷电交加，电是形状，雷是声响。雷字造文，在申字（即电字）上加缀表示雷声的点状物，是知它是一个指事字，表示抽象的雷声概念。古人对自然的雷声产生畏惧，遂将之视为神异的力量而加以膜拜，形成雷神的观念。卜辞即有关于雷神的记录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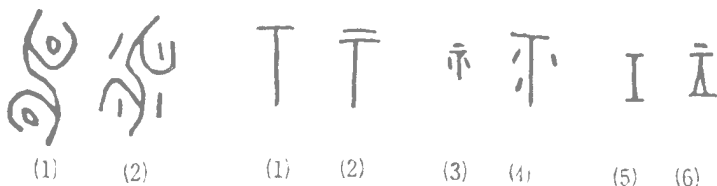
戊寅卜，贞：雷其来。贞：雷不其来。^⑧大意说：戊寅日占卜，卜人贞问：雷神会来吗？贞问：雷神不会来吧。）
……帝其令雷。^⑨（大意说：天帝会命令雷神吗？）

上述卜辞记录表明，殷商时期人们已把“雷”视为自然的神祇，由自然界的至尊神“帝”统辖支配。由于雷字造文是在表示电光的申字上加注指示性符号而成，申字造文的最初语义与自然神祇崇拜的关系，于此也可获得说明了。

自从神字产生以后，申字隐含的自然神祇崇拜的意念，融入神字的语义里。神字由于增加了“示”符，示字所表述的是祖先神灵崇拜，这就使得新创造的神字的语义内涵扩大，自然神祇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这两方面的意念，都包含在神字的语义里了。

“示”是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。在殷代卜辞里，示字写法各异，如图四所示。郭沫若解释说：“盖示之初意，本即生殖神之偶像也。”^⑩其说发自奇想，不可信。胡光炜说：“盖象木表，所以代神，……古祭人鬼则立尸，祭天神地祇无尸，则植表以象神之所

在'，^⑨考诸卜辞 祭祀祖先神多称“示”祭祀天神地祇而称“示”



图三

图四

者罕见 胡氏之说也未确。唐兰则认为：“卜辞示、宗、主实为一字，示之与主，宗之与室，皆一声之转也。”^⑩ 陈梦家更发挥了唐氏之说，举例数条证据：(1) 卜辞“示壬”“示癸”即《史记·殷本纪》“主壬”“主癸”；(2) 卜辞“上甲三示”“三示”，即报乙、报丙、报丁三先王。示字象示在口中，口为盛主之形而示在其中，示应是主；(3) 《说文》“拓 宗庙主也。而卜辞拓字象示在石下 示即主；(4) 《说文》“室 宗庙室拓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“使祝史徙主拓于周庙 告于先君。”主拓即室拓。《左传·庄公十四年》“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拓。”宗拓即室拓。卜辞的宗字亦即是室字；(5) 古音宗、主、示、拓 皆一声之转。陈氏的结论是：“卜辞的示字应是石主的象形。”^⑪ 唐兰、陈梦家的考证是正确的。有这样一条卜辞说：

……亥卜，贞：三示御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五牢。^⑫ 大意说：某亥日占卜，贞问：对三示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举行御祭用牲五牢。）

卜辞所称“三示”显然是指大乙、大甲、祖乙三位先生的神

主。“示”之本义乃表示宗庙内设立的祖先神主，即为祖先神的象征物。

申字加注祖先神崇拜的象征物“示”符，构成新字“神”，它所表述的语义概念，已经不再是指单纯的自然神祇，而是把自然神祇与祖先神灵揉合起来，合二为一地表述所有与“神”相关的观念。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出现“百神”的新语词，如《宁簋》铭文说：

其用格百神。^⑩（大意说：用以进享众多神灵。）

《𩇑钟》铭文说：

惟皇上帝百神。^⑪（大意说：伟大的上帝和众多神灵。）

前一篇铭文的“百神”，可理解为包括祖先神灵和自然神祇在内的众多神祇。后一篇铭文的“百神”则把伟大的上帝（皇上帝，皇有伟大的意思）也包括进去了。应该说，这个神字所表述的语义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充至极了。只有到了这个阶段，神字的形、音、义基本定型，其表述的语义也基本上确定下来。

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解释，即何以在已经产生了大量形声字的殷代卜辞里，却没有出现以“示”和“申”拼合起来构成的“神”字。这恐怕与殷、周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背景存在着差异有关。殷民族尊崇神祇，注重神事；周民族尊礼尚施，注重人事。殷人的政治体系突出的是“神权”，周人的政治体系强调的是“宗法”。尤其是周人的意识里，自然神祇崇拜相对地较之祖先神灵崇拜来得淡漠。这是因为祖先神灵崇拜是维系宗法的纽带。反映在“神”字的造字上，在“申”上加注“示”，旨在于着重表现周民

族重视祖先神的意图。正因为如此 西周金文提到‘神’字的时候 多与祖先祭祀相关。如《癸钟》铭文说：^⑮

作祖考簋 其敦祀大神 大神绥多福（大意说：为祖父、父亲制作簋 用以祭祀大神 祈求大神多赐予福祐。）

《癸钟》铭文说：^⑯

敢作文人大宝协和钟 用追孝 敦祀邵格乐大神（大意说：为前代有文德的祖先制作大宝协和钟，用以追孝祭祀感通愉悦神。）

《父亲卣》铭文说：^⑰

用作大御于厥祖妣父母多神。（大意说：用以做为对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等众多神灵举行盛大的御祭。）

《此鼎》铭文说：^⑱

用享孝于文神。（大意说：用以祭享追孝有文德的祖先神灵。）

前举‘大神’、‘多神’、‘文神’等词 无一例外皆指祖先神灵而言。由此获知 西周时期开始出现的‘神’字 在多数场合是专指祖先神灵的。似乎可以说，着重于表述祖先神观念的神字，只有在周代宗法社会的背景下，自然神祇崇拜向人类化的祖先神灵崇拜转变出现以后才得以产生。

二、神的分野

(一) 天神 : 帝、天、日、月、风、云、雨、雷

商周时期，人们关于神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了，虽然还带有浓郁的原始味。那个时候已经对神有所区别，大致上可以画分为天神、地祇和人鬼三大类。

这里就以天神说起。

“帝”是一个至尊神。早在殷商时代，“帝”已是人们意识里统辖自然界众神祇的唯一领袖，而被殷民族奉为至尊神。“天”在殷代卜辞也已经出现，但是，由于“帝”在“天”上而把两者互相联系，创造出“天帝”概念，则是周民族提出来的。殷民族崇尚至尊神“帝”的文化传统被周民族所因承，并将它和本来与神祇信仰无关的“天”相匹配，从而使“天”也神圣化了。

先说“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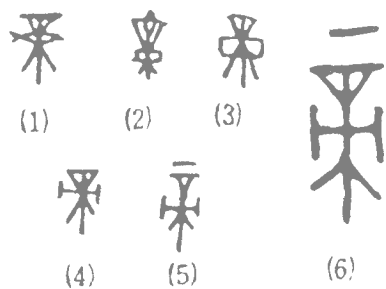
“帝”字在殷代卜辞及金文里的写法各异（图五），《说文解字》卷一说：

帝，谛也，王天下之号也。从上束声。

许慎以“王天下之号”解释帝字本义，实为汉儒据秦汉时事所作的臆测。其分析字形“从上束声”指为形声字也是错误的。

“帝”字最初的构形如图五所示。图示例 1) 至(5) 皆见于殷代卜辞，例 6) 见于殷代金文，可见其字形发展脉络。帝字构形所示是一个象形字。取象之物。吴大澂说：“象花蒂之形。……蒂落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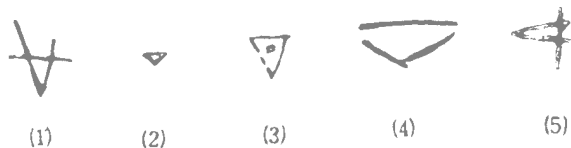
而成果 即草木之所由生 枝叶之所由发。生物之始 与天合德，故帝足以配天。¹¹³ 王国维说：“帝者蒂也，……象花萼全形。”¹¹⁴ 郭沫若更申王氏说 谓：“象花萼全形者是也。分析而言之 其▽若▽象子房，𠂇象萼，个象花蕊之雄雌。……知帝为蒂之初字。则帝之用为天帝义者 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。帝之兴必在渔猎牧畜已进展于农业种植以后。‘……化落蒂存 蒂熟而为果 果多硕大无朋 人畜多赖之以为生。果腹含子 子之一粒复可化而为亿万无穷之子孙，……天下之神奇更无有过于此者矣。此必至神者之所寄 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为尊号也。人王乃天帝之替代而帝号遂通摄天人矣。¹¹⁵ 上引诸家考释皆谓“帝”象花蒂之形 是蒂字的初文 非常精辟。郭氏说更联想到生殖崇拜 以为是至上神天帝产生的途径。其说见解新奇，但缺乏坚实可靠的验证。其实，“帝”字由最初的花蒂之义演进为至上神的意念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，是华夏文明起源时期原始的植物崇拜文化的衍生物。



图五

殷代卜辞及金文里的“帝”形体已基本定型 语义也已经与至上神相关。它确是由花蒂之义演变为至尊神的代名词？在卜辞记录的构形之先，是否还有更原始的写法？若将探寻的目光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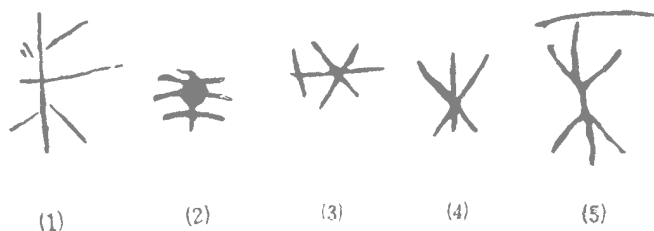
视到史前陶文上 便能获得肯定的答案。“帝”字最主要的部分是象子房的 ▽ 或 ▵ 形，与之相同的形体，在史前陶文里已有发现，如图六所示。图六例（1）是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^②；例（2）是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文^③；例（3）是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陶文^④；例（4）（5）两例都是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陶文^⑤。例（5）与例（1）的形体相同 只是向右侧倒书。其中例（3）最值得注意，与图五例（2）帝字构形做 ▽ 者 皆象子房中怀子之形，后者更做子芽即将突破子房之状。二里岗文化陶文还发现了其他字例，写法多与殷代卜辞记录的相应文字近似，其间彼此承袭的关系是明显的^⑥。由此说明图六例（3）与图五例（2）帝字构形的子房形相似 大概不是偶然的了。再说如“帝”字完整的形体，似乎也可以在史前陶文里找到其祖型，如图七所示。图七例（1）为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文^⑦；例（2）为宁阳堡头村大汶口文化陶文^⑧；例（3）为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陶文^⑨ 形体向左侧倒书；例（4）为郑州南关外商代早期陶文^⑩；例（5）为殷虚小屯陶文^⑪。在这五例陶文里，尤以例（2）与殷代卜辞、金文“帝”字最相



图六

似 唯一差别是陶文形体相当子房的部分以填实处理。如果前面引述的史前陶文形体与殷代文字“帝”的最初形体 其间存在某种因承的联系得以确认，那么就可以对史前陶文存在着大量的植物形符号做出合理的解释。史前陶文中植物形符号的出现 无

疑是当时华夏民族对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。这里试举比较典型的例子，如图八所示。图八例(1)属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陶文^⑤；例(2)属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文^⑥；例(3)属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^⑦；例(4)属良渚文化陶文^⑧；例(5)属偃师二里头文化陶文^⑨；例(6)属殷虚小屯陶文^⑩。这些植物形陶文分别来自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区、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、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区、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区及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区，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性。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，华夏民族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。“华”“花”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，便



图七

是佳证。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“帝”字，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，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，也是不言而喻的。就植物而言，开花结果，生生不息，花蒂是其根本。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，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，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。

到了殷商时代，隐没了花蒂本义的“帝”字，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。卜辞记录的“帝”统管着自然界，有呼风唤雨的神威。例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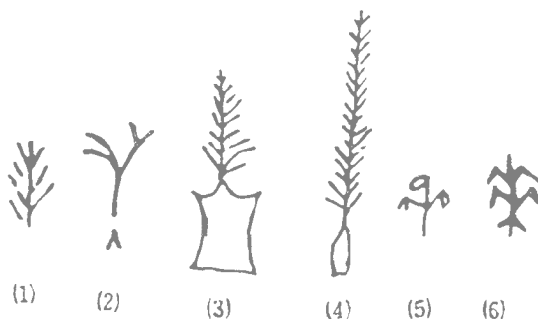
自今庚子至于甲辰帝令雨，至甲辰帝不其令雨。 ⑪ 大

意说 自这个庚子日到甲辰日 帝命令降雨吗 到甲辰日 帝不会命令降雨吧。)

以上是‘帝’命令雨神的记录。

贞：翌癸卯帝其令风。^⑨（大意说：贞问：第二天癸卯日，帝命令风神。）

以上是‘帝’命令风神的记录。



图八

帝其于生一月令雷。贞：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。^⑩ 大意说：帝在即将来临的一月份里命令雷神吗？贞问：帝在现在的十三月里命令雷神吧。)

以上是‘帝’命令雷的记录。卜辞所记听命于‘帝’的雨、风、雷等自然现象，为当时人类能力所不及，所以也都被当做自然的神祇来崇拜供奉，而且被编进‘帝’的臣属。卜辞里就有‘帝臣’、‘帝

使”等语词的记录。例如：

于帝臣侑雨。^{④1}（大意说 对帝的臣属雨神举行侑祭。）

于帝使风二犬。^{④2}（大意说：对帝的使臣风神举行祭祀，用牲两条犬。）

乙巳卜 贞 王宾帝使 亡尤^{④3} 大意说 乙巳日占卜 贞问 殷王宾祭帝的使臣 没有祸害吧。）

“帝”的神威主要体现在对人间降下灾害。例如：

……丑卜 贞问 不雨 帝惟嘆我^{④4}（大意说：某丑日占卜 贞问 天不降雨 帝对我们降下干旱。）

……雨，帝异降兹邑^{④5}（大意说：……降雨 帝欲降下灾祸给这个城邑吧。）

贞 惟帝 蚩岁年 二月。贞 不惟帝 蚩岁年。^{④6}（大意说：贞问：帝会给年成降下灾害吗？时在二月。贞问：帝不会给年成降下灾害吧。）

人类要想得到“帝”的保佑而避免灾祸 那就必须对“帝”顶礼膜拜 勤勉祭享。卜辞里便有许多祭享“帝”的记录：

王占曰：享其帝。^{④7}（大意说 殷王占问说道 祭享帝。）

己亥卜，贞：方帝一豕四犬二羊，二月。^{④8}（大意说：己亥日占卜，贞问：祭祀帝用牲一只猪四条犬两头羊。时在二月。）

祭于土，牢方帝。^{④9}（大意说：祭祭社神，用牲一牢祭祀帝。）

“帝”既饱受祭享，得了贿赂，就会对贿赂者予以保佑。所以卜辞记录说：

甲辰卜，争贞：我伐马方，帝受我祐，一月。^⑤（大意说：甲辰日占卜，卜人争贞问：我征伐马方，帝给我福祐吧。时在一月。）

贿赂“帝”者甚至可以将其据为己有，如：

己未卜，争贞：我立帝。^⑥（大意说：己未日占卜，卜人争贞问：我主持帝事。）

……王占曰：……若兹，率于王帝。^⑦（大意说：某日）殷王占问说道：……顺利地对王帝举行率祭。）

以上两条卜辞记录表明，不但“帝”可由我主持，而且更变成殷王独自占有之物。“王帝”这一语词殊值重视，它将人间的王和自然界的主宰尊神“帝”联系起来，显然是殷王出自私欲，借重天界尊神的威望来抬高人间君王的权威。因而在廩辛、康丁以后的卜辞里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“帝”的记录。如在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载殷商王世系里的“文丁”，卜辞称之为“帝丁”，^⑧或“文武帝”，^⑨他的儿子《殷本纪》称“帝乙”，殷代金文^⑩及周原出土的卜辞^⑪皆称之为“文武帝乙”。殷代最后一位君王纣，《殷本纪》也称之“帝辛”。这样一来，人帝与天帝便有混淆之虞。为了防止差错，就新创“上帝”一词来特指天帝。例如：

……上帝若王……有祐。^⑫（大意说：上帝殷王顺利

……有所福祐。)

由此可见，“上帝”是殷帝人王窃取“帝”去尊称死去的父考以后，被新创出来的。“上帝”这一新语词的出现，标志着人类意识里自然界至尊神“帝”的权威已有所限制了，被人间君王侵占了。“帝”被限制在“上”（即天上）人间的权力由人间君王来主持。自此以后，上帝仅为天界尊神的专有称号，直至殷商国祚终了。

周民族打败殷商王朝，不仅全面拥有了殷商王朝的土地和人民，而且接受了殷商文化传统，其中即包括“上帝”的传说。如周恭王时期的《史墙盘》铭文说：

曰古文王，初戾于政，上帝降懿德，大屏，^⑨有上下，^⑩迨受万邦。^⑪（大意说：古代文王初步地做到政事和谐，上帝降给他美德和有力的辅佐，使他拥有上天下地和四方万国。）

前文引述过的《猷钟》铭文也说：

惟皇上帝百神，保余小子。（大意说：伟大的上帝百神，保佑我这个小孩子。）

《师询簋》铭文说：

肆皇帝亡斁，临保我有周。^⑫（大意说：伟大的帝不懈地保佑我周朝。）

由此三篇铭文不难看出，周人从殷人文化传统，接收过来的

“上帝”似乎对周人特别关照，带来都是福祐。做为回报，一方面给“上帝”增加更高的荣誉，如称“皇上帝”“皇帝”（“皇”字有伟大的意思）；另一方面把对祖先的隆重祭享分配出一部分给“上帝”。周人让其祖先神灵常驻于上帝左右，和睦相处，其乐无比。如周初的《天亡簋》铭文说：

天亡佑王，衣祀于王。丕显考文王，事喜上帝。文王德在上。^⑤（大意说：天亡佑助周王，举行盛大祀典，祭祀伟大显赫的父考文王，祭祀上帝，文王德音驻留天廷。）

《猷簋》铭文说：

猷作鼎彝宝簋，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，其格前文人，其濒在帝廷陟降。^⑥（大意说：猷制作奉祀祭享的宝簋，用来使伟大而有文德的显赫的祖考安乐和顺，感通前世有文德的祖先，同在上帝之廷，往来于天人之间，默佑子孙。）

《斚狄钟》铭文说：

先王其严在帝左右。^⑦（大意说：先王的神灵常驻上帝的左右。）

以上材料说明，周民族接受了殷商文化的“上帝”观念以后，曾对之加以改造，使之成为受到信赖的天神而与周人的祖先神灵同受祭享，默佑周人。周人崇拜的“上帝”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人神神格了。

至于殷帝后期对逝去的人王称“帝”，延续到周代尚存遗风。

迄今所见西周金文里，虽然尚未见到周代君王死后称帝之例，但已发现有贵族大臣们对其死去的父考称“帝”的现象如《憲鼎》铭文说：

其用享于厥帝考。^⑧（意说、用以祭享他的伟大的父考。）

《仲师父鼎》铭文说：

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。^⑨（大意说：用以祭享追孝伟大的先祖和父考。）

以上两例“帝”字当属赞美之词。特别是后一例“帝”字与“皇”字并用，其意犹今言“伟大”。周代贵族称死去的父考为“帝考”，无疑是承传了殷代死王称帝的遗风。

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，西周金文里发现了生人称“帝”的例子如周康王时期的《商尊》铭文说：

帝后赏庚姬贝卅朋。^⑩（大意说：帝后赏赐贝三十朋给庚姬。）

这个“帝后”当指某位君侯权贵的妃后；“帝”字不是人王称谓而仅为形容词，代表尊贵的意思。这一生人称“帝”的现象，无疑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确定“皇帝”为人间君王的生称尊号开了先河。

追溯“帝”字造字本源及其语义演变之迹，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：“帝”字本为植物花蒂的象形，其最初的语文与原始的植物